



东海海楼 □李振南

时光深处的大黄鱼

对于大黄鱼的称呼,我觉得还是古人简约雅致,那就是石首鱼。据唐代学者陆广微在《吴地记》中载:“阖闾十年(公元前505),东夷侵吴,吴王亲征之,入海踞沙洲上,相守月余,时风涛,粮不得渡,王焚香祷之,忽见海上金色遍海而来,绕王所百匝,所司捞得鱼,食之美。三军踊跃,夷人不得一鱼,遂降吴王……鱼作金色,不知其名,见脑中有骨如白石,号为石首鱼。”这段文字将石首鱼的由来写得相当清晰。由此说来,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,石首鱼之名就已经在江南传开。

当然,《吴地记》作于唐僖宗年间,距离吴越时代已有1300多年,对于该书史料是否完全翔实,也曾有人怀疑过。毕竟,《吴地记》里对石首鱼的记述,掺杂着民间口口相传的因素。由于吴国的文献大多没有流传下来,说阖闾时代已有石首鱼的名字,倘若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,那么三国时期沈莹的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,则应该是对石首鱼的最早记载,他写道:“石首鱼,小者名‘躄水’,其次名‘春来’,石首异种也,又有‘石头’,长七八寸,与石首同。”学者认为,沈莹所说的躄水,春来,石头,现代的学名分别是梅童鱼、小黄鱼和黄姑鱼。

而黄鱼的名字,最早出现在薛莹、韦昭等人著的《吴书·薛综传》中:“又故刺史会稽朱符,多以乡人虞褒、刘彦之徒分作长史,侵虐百姓,强赋于民。黄鱼一枚,收稻一斛。百姓怨叛,山贼并出,攻州突郡,符走入海,流离丧亡。”该志书成书于东吴末期,说明在1700多年前,已有黄鱼的名字。

从宋代开始,人们对黄鱼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,对它的描写也更加具体。宋代医药家马志等人编著的《开宝重定本草》中记:“石首鱼出水能鸣,夜视有光,头中有石,如棋子。”随后,明代文学

诗话亭 □陈大新

绕篱野菜飞黄蝶

以乐府诗见长的长孙佐辅,有一首清新的小诗甚为可爱,便是七绝《寻山家》,诗云:“独访山家歇还涉,茅屋斜连隔松叶。主人闻语未开门,绕篱野菜飞黄蝶。”诗人一时兴起,要独自寻访山家,山路崎岖,风景可观,所以诗人“歇还涉”,走走停停,终于来到门前,举目观望,但见茅屋的斜檐被密密麻麻的松针叶遮盖着。诗人高声叫门,而一时主人没有出来,借等待之时,诗人环视左右,只见一片被竹篱围起的菜地上,许多黄色的蛱蝶正上下飞舞。这景象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由此领略了山间十足的野趣。

全诗只写见闻,平实无华,既无修饰,也不用典,但妙在浑然天成,适可而止,只写至诗人到达山家的门口,至于诗人见了山家之后如何,山家怎样待客、留宿与否,全靠读者的想象去填补了。这一类清新爽口的小诗,如同画作中的小品,是可以供人欣赏的佳作。

《寻山家》一诗,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、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均归为了羊士谔名下,而五代韦毅《才调集》、宋何汶《竹庄诗话》都指为长孙佐辅之作,傅璇琮认为:“理当判归佐辅。”(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第2册)长孙佐辅另有《山居》诗云:“看书爱幽寂,结宇青冥间。飞泉引风听,古桂和云攀。地深草木稠,境静鱼鸟闲。阴气晚出谷,朝光先照山。有时独杖藜,入夜犹忘关。星昏归鸟过,火出樵童还。神体自和适,不是离人寰。”记录了他的山居生活,而《寻山家》一诗极有可能是他山居期间所作。其间他还有一首《山行经村径》,也可以参读,其诗云:“一径有人迹,到来唯数家。依稀听机杼,寂历看桑麻。雨湿渡头草,风吹烧上花。却驱羸马去,数点归林鸦。”胡仔对《寻山家》一诗很赏识,说:“余尝居村落间,食饱,檐筇独步,款邻家之扉,小立等之,眼前景物,悉如诗中语,然后知其工也。”原来胡仔也有过如此经验,与作者产生了共鸣。

长孙佐辅,朔方(今宁夏灵武西南)

古韵今吟 □钱续坤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9月3日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盛大的阅兵仪式。

“沙场点兵”的隆重仪式,最早可追溯至古代战争的战前准备。古时,春秋两季多为用兵时节,将领们常在沙场(战场或练兵场)上检阅军队,清点兵员与装备,《周礼》中便有“以时简稽乡民之兵器”的记载。这种极具仪式感的场景,逐渐被文人捕捉并转化为一种文化符号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宋

家屠本峻在《海味索隐》中写道:“黄鱼,谓之石首,脑中藏二白石子,故名。”李时珍也说:“生东海中,其形如白鱼,扁身,弱骨,细鳞,黄色如金,首有白石两枚,莹洁如玉。”

很明显,石首鱼的得名与它的脑中之石密切相关。

黄鱼原本只是海洋里的一种普通鱼类。在我国南北海域里分布广泛,数量极为庞大,捕捞作业简单容易。渔民或驾一叶扁舟悠悠撒网,或数艘渔船齐头并进,施下大网合围剿捕,每每收获颇丰。对此,古人多有记述。明代田汝成在《西湖游历志余》中记:“每岁四月,来自海洋,绵亘数里,其声如雷,海人以竹筒探水底,闻其声乃下网,截流取之。”道光《乐清县志》中亦载:“黄鱼四月皆有,春夏之交,群鸣如蛙,捕者以长竹筒插水听之,知其头向上,用网两头收合,谓之围鲙,获多者多至数千尾,谓之张豹。”

这些古籍将每年大黄鱼洄游及捕捞大黄鱼的场景,描述得轰轰烈烈、气象万千。而这种绵亘数里、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黄鱼,也不啻向世人宣告:我们来了。

对黄鱼的美味,历代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诗篇,我觉得写得较好的有三首。其一是明代李东阳的《佩之饷石首鱼有诗次韵奉谢》:“夜网初收晓市开,黄鱼无数一时来。风流不斗莼丝品,软烂遍宜豆乳堆。碧碗分香怜冷冽,金鳞出浪想崔嵬。高堂正忆东邻送,诗句情多不易裁。”其二是清代王昶蕙的《黄花鱼》:“琐碎金鳞软玉膏,冰缸满载入关防。女儿未受郡君聘,错伴春筵媚老饕。”其三是清代邵嗣贤的《食黄鱼》:“四月石首鱼,出水如黄金。烹鲜盘餐美,东南第一琛。”看来,李东阳、王昶蕙、邵嗣贤定是黄鱼的拥趸者,也许还是饕餮之徒。

诗咏沙场斗志昂

辛弃疾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: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,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!”词人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,通过将士列阵、战马飞驰的画面,将军事活动升华为收复河山的理想寄托,从而使得“沙场点兵”成为凝聚家国情怀与壮志豪情的经典意象。

“沙场”的本义是指平坦的沙地,语出三国应璩《与满公琰书》:“高树鸢朝云,文禽蔽绿水,沙场夷敞,清风肃穆,是京台之乐也。”晋代成公绥《洛榘赋》中也有“临清流,坐沙场,列罍樽,飞羽觞”的句子;后来逐渐引申为“战场”,至唐朝时已广被运用,王翰《凉州词》云: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高适《燕歌行》曰:“君不见沙场征战苦,至今犹忆李将军。”就连“诗仙”李白也写有《从军行》二首,其二云:“百战沙场碎铁衣,城南已合数重围。突骑射杀呼延将,独领残兵千骑归。”此诗以疏简传神的笔墨,叙写了唐军被困突围的英勇事迹,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边庭战士浴血奋战、保家卫国的爱国诗人精神,全诗也从侧面反映了诗人欲报效国家、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。

唐代边塞诗人中,描写“沙场点兵”宏大场面最为经典的,当属卢纶的《塞下曲·其一》:“鹫翎金仆姑,燕尾绣蝥弧。独立扬新令,千营共一呼。”卢纶早年多次应举不第,后经元载、王缙等举荐才谋得官职。朱泚之乱过后,咸宁王浑瑊

古风杂记 □马晓辉

古人的开学逸事

新学期的钟声敲响,学子们满面春风踏上知识探索的征程。在今天,开学或许只是领取课本、整理书包的寻常时刻,但回溯古代,开学却是一场庄重深远的典礼,藏着对知识的敬畏、对老师的尊重,以及对未来的憧憬。

何时走进学堂,古人自有农桑时序里的安排。每年的9月,是大多数当代学子的开学日,而在古代,学生入学可不是这个时间,因为古代以农业为主,开学也要跟上农忙的节奏。只有等地里庄稼长得可收可种了,才开学,毕竟民以食为天。汉代《四民月令》记载:“正月农事未起,八月暑退,十一月砚冰冻时。”从中不难看出,汉代学生是分三个时间开学的。到了魏晋南北朝,由于战争不断,冬季入学成为主流。《北齐书·李炫传》中有“春夏务农,冬入学”之说。后来冬季入学成为古代乡村学校较为普遍的选择。一年三个学期的制度也一直沿用,宋元明清亦是如此。宋代陆游《冬日郊居》中“儿童冬学闹比邻,据案愚儒却自珍”的诗句,正是冬日开学的鲜活剪影。

几岁踏入校门,古人的尺度远比今日宽松。那时入学历龄多在8

至15岁之间,具体还要看孩子心智发育与家庭境况。据《魏书·刘兰传》,北魏人刘兰便是“年三十余,始入小学”。如今来看,恐怕是很难想象的。到了唐代,六七岁的儿童就可以上“小学”了,这和现代的人学年龄差别不大。唐代药王孙思邈就是七岁上学的。明朝不但要求“八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,皆入社学”,而且官府还出台强制性措施,要求“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,罚其父兄”。也就是说,如果8岁不送孩子去上学,那么父兄将会受到责罚,足见当时朝廷对教育是何其重视。

入学前要备些什么,古人早有“三件宝”的讲究。孩子入学,对今天的父母来说是件大事、喜事,开学前热火朝天地张罗各种学习生活用品,古人当然也不例外,入学前需备齐“三件宝”。“束脩”,即学费;“青衿”,即现在的校服;“笈囊”或“褡裢”“包袱”,类似现在的书包,用于放置笔墨纸砚和行李等。古人求学非易事,没有简便文具,笔墨纸砚全靠肩挑背扛,为拜师常需起早摸黑、跋山涉水。明代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一文中,就描写了当年顶风冒雪的求学经历:“负箧曳屣,行深山巨谷中,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,足肤皸裂而不知。”作者年轻时求路之艰辛可见一斑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这路就是一段磨砺身心的修行之路。

同样也是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记有“蛛丝卜巧”一节,其文曰:“帝与贵妃,每至七月七日夜,在华清宫游宴。宫女辈陈瓜果酒饈,列于庭中,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。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,至晓,开视蜘蛛网密,以为得巧之候,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民间亦效之。”把蜘蛛闭于小盒中,是让其在小盒中拉丝,到第二天,看所拉蛛丝的稀密程度,来判定是否“得巧”。“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”

蛛网穿梭,亦含有“织”的意思,所以,以蛛网之稀密来验证得巧多少,亦在情理之中。项映微文字中“捉蜘蛛藏盒中”,正是此等意义。

更有趣的一种“乞巧”,谓之“摆七巧”。周越然《风俗随谈》一书中,引用孙南周日记内容,曰:“粤俗闺女之摆七巧,乃显其技能焉。每年七月初六晚,堂中设案结彩,悬张书画,灯烛辉煌,重门洞启。桌上所陈,如果子、碟子、茶杯、碗盏之类,并旗帜、御牌、伞扇等,凡所应用,莫不悉有;均明亮之纸为质,粘以芝麻、绿豆、米谷之类;染色配成芝麻最多,其工细。有渡银河之船,舱糊紫槽,窗能启闭,甚周备;工略粗,亦非易。具花纹甚多,如芝麻、古老钱是也。有闺女未嫁,而稍堪温饱,定摆无疑。亦有妯娌仍为之者,事属偶然,即北边乞巧会之变种,盖乞巧乃其偶,则则呈其技耳。”此种七夕风俗,只流行于粤地,而且时间是在七月初六晚。

摆设种种,装饰种种,工巧种种,只为了一点:呈其技耳。所谓“技”,就是“巧”,故而,此等风俗,重在彰显一个“巧”字。

这,也算是“乞巧”的一种变相吧。

宋朝,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上,是一个国运昌明、国财富庶、百姓安居乐业、物阜民丰的朝代。其中北宋共传九帝,采取任人唯贤的官僚任用制度,国家治管井井有条;新开凿的运河,促进了沿岸地区商贸的繁荣发展。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指南针的指引下,用楼船与日本和东南亚建立起贸易联系。同时,建立了以铜币为基础的货币经济,甚至还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,使贸易活动变得更为便捷。包括火药、早期火器在内的技术创新接连出现,其工业的蓬勃发展,更是令铸铁的年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2.5万吨。首都开封的商贸活动就异常活跃,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即是当时经济社会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。某些城市的人口

无军功,按所保留的龙图阁待制一职核发退休金,折合人民币仍有2.5万元。虽非巨款,养家糊口足够了罢?况且在岗时收入巨高,稍微留下点儿积蓄,就足以安享晚年、颐养天年了。

宋宁宗曾有诏令:“致仕官有战功者,例给全俸。”因为连年战争,南宋朝廷为激励士气,对立过军功的退休干部予以特别优待,在任时发放的职田并不收回,同时除公使钱之外的所有俸禄一律按照在职时的标准发放。

据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,辛弃疾早年在镇江打退过金兵,在江西平定过叛乱,战功赫赫,理应享受在职时的待遇。依此政策,辛弃疾退休后仍可拿“全俸”,即每月退休金可能仍为几十万元人民币。

据宋人笔记《独醒杂志》载:“国朝自章圣,始命致仕者给半俸,然非得旨者不与,遵唐制也。唐人致仕,非有敕不给俸。今致仕者例给其半,与旧制异矣。”有人按购买力计算,欧阳修退休后年收入约为24万元人民币。辛弃疾若

以寄之》中,表现得尤为突出——词人越是渲染点兵场景的恢弘,越能凸显“白发生”的苍凉。这种二元对立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所在,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言:“以壮景写哀情,倍增其哀。”

当代语境中,“沙场点兵”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——它既是对历史的回望,更是对未来的昭示,在豪情与悲壮的交织中,持续传递着守护家国的永恒主题。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,以欣赏的视角看阅兵,那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;以历史的视角看阅兵,那就是烙有时代印记的符号;以发展的视角看阅兵,那就是一段时光变迁的见证;以国防的视角看阅兵,那就是国家力量的综合展现。



2019年国庆阅兵

国学小知识

何谓“四通八达”

四通八达,是指四面八方都有路可通。形容交通极为便利,也形容通向各方。后也用来比喻事理融会贯通。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子华子的著作,《子华子·晏子问党》:“其途之所出,四通而八达,游士之所凑也。”其后,“四通八达”被广泛使用,如《晋书·慕容德载记》:“滑台四通八达,非帝王之居。”也有称“四通五达”的,如《史记·酈生陆贾列传》:“夫陈留,天下之中,四通五达之郊也。”所谓“五达”,指的是四面和中央。

闲话斋 □钟读花

七夕“乞巧”,穿针走线,“向月穿之”大概是最基本的要求。至于线是什么色彩的线,如何“穿”法才算乞巧成功,那就不一而足了。

唐人林杰有一首《乞巧》诗: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望月而穿所用的线是红丝线。至于如何才算乞巧成功,则不清楚。

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记有“乞巧楼”一则。文曰:“宫中以锦结成楼殿,高百尺,上可以胜数十人,陈以瓜果酒炙,设坐具,以祀牛女二星。妃姬各以九孔针、五色线,向月穿之,过者为得巧之候。动清商之曲,宴乐达旦。士民之家皆效之。”宫中,自是不同于民间,乞巧大有仪式感。要结彩楼,要陈瓜果酒炙,要设立牛郎、织女的偶像,还要有音乐伴奏;而乞巧所用之针,亦特别,是“九孔针”,线则是五彩线;“向月穿之”,线过针孔(九孔皆过),谓之“得巧”——乞巧成功。“士民之家皆效之”,证明此种乞巧方式已然由宫中普及民间矣。

而清人项映微在其《古禾杂识》一书中则是如此记载“乞巧”的:“七夕穿针,须月下三穿而中。又捉蜘蛛藏盒中。”“月下”,自不待言,自是“望月而穿”;“三穿而中”,当是连续穿三次,而且每次都过,才算乞巧成功。那么,文中的“捉蜘蛛藏盒中”,又是什么意思呢?这其实是暗示了另一种乞巧方式“蛛丝乞巧”。

同样是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记有“蛛丝卜巧”一节,其文曰:“帝与贵妃,每至七月七日夜,在华清宫游宴。宫女辈陈瓜果酒饈,列于庭中,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。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,至晓,开视蜘蛛网密,以为得巧之候,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民间亦效之。”把蜘蛛闭于小盒中,是让其在小盒中拉丝,到第二天,看所拉蛛丝的稀密程度,来判定是否“得巧”。“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”

蛛网穿梭,亦含有“织”的意思,所以,以蛛网之稀密来验证得巧多少,亦在情理之中。项映微文字中“捉蜘蛛藏盒中”,正是此等意义。

更有趣的一种“乞巧”,谓之“摆七巧”。周越然《风俗随谈》一书中,引用孙南周日记内容,曰:“粤俗闺女之摆七巧,乃显其技能焉。每年七月初六晚,堂中设案结彩,悬张书画,灯烛辉煌,重门洞启。桌上所陈,如果子、碟子、茶杯、碗盏之类,并旗帜、御牌、伞扇等,凡所应用,莫不悉有;均明亮之纸为质,粘以芝麻、绿豆、米谷之类;染色配成芝麻最多,其工细。有渡银河之船,舱糊紫槽,窗能启闭,甚周备;工略粗,亦非易。具花纹甚多,如芝麻、古老钱是也。有闺女未嫁,而稍堪温饱,定摆无疑。亦有妯娌仍为之者,事属偶然,即北边乞巧会之变种,盖乞巧乃其偶,则则呈其技耳。”此种七夕风俗,只流行于粤地,而且时间是在七月初六晚。

摆设种种,装饰种种,工巧种种,只为了一点:呈其技耳。所谓“技”,就是“巧”,故而,此等风俗,重在彰显一个“巧”字。

这,也算是“乞巧”的一种变相吧。

大宋官薪知多少

开始超过了100万。(参阅《DK时间线上的全球史》)

正因为国力雄厚,帝王实行了高薪养廉的吏治方略。综观整个宋代,官场贪腐公行、官吏巧取豪夺的情况就十分鲜见。许多官员,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轼,等等,之所以一再被贬谪,均不是因为贪污受贿,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出了问题,或改革失败,或站错了队伍。这也恰恰说明,宋朝高薪养廉卓有成效,功不可没。

有意思的是,由于退休前后收入悬殊过大,导致当时不少官人十分恋栈,不肯致仕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即载,宋太祖时大理寺卿副可久年过七十还不请退,惹恼太祖将其连降两级,迫其退休。《宋史·张士逊传》又载,宋仁宗时宰相张士逊77岁未退,惹恼一群谏官,斥其拿政府机关当成“养病之地”。神宗时宰相曾公亮74岁未退,被人写讽诗:“老风池边踱不去,饥鸟台上禁无声。”挡了年轻干部的上升通道。